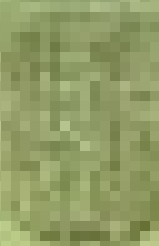


闕

史





闕

史

高彦休
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關 史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唐闕史序

唐 參寥子述

皇朝濟濟多士。聲名文物之盛。兩漢纔足以扶輪捧轂而已。區區晉魏周隋已降。何足道哉。故自武德貞觀而後。吮筆爲小說。小錄。稗史。野史。雜錄。雜紀者多矣。貞元大歷已前。摭拾無遺事。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爲誇尙者。資談笑者。垂訓誡者。惜乎不書於方冊。輒從而記之。其雅登於太史氏者。不復載錄。愚乾符甲午歲生唐世。二十有一。始隨鄉薦於小宗伯。或預聞長者之論。退必草于搗網。歲月滋久。所錄甚繁。辱親朋所知。謂近強記中和歲齊儉。構逆翠華幸蜀。搏虎未期。鳴鸞在遠。旅泊江表。問安之暇。出所記述。亡逸過半。其間近屏幃者。涉疑誕者。又刪去之。十存三四焉。共五十一篇。分爲上下卷。約以年代爲次。討論經史之暇。時或一覽。猶至味之有菹醢也。甲辰歲清和月編次。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知不足
齋叢書及龍威秘書皆收有
此書龍威覆刻知不足本故
據知不足本排印

唐闕史卷上

丁約劍解

郝尙書風妖

吐突承璀地毛

滄州釣飛詔

李文公夜醺

李丞相特達

崔相國請立太子

杜紫微牧湖州

韋御史鑑怪

秦中子得先人書

眞陵開山

趙江陰政事

李僕射方正

榮陽公清儉

裴晉公大度
皇甫鄆中補直附

丞相妻命朱衣吏引馬

周丞相對敵

路舍人友盧給事

楊江西及第

裴丞相古器

許道敏同年

鄭相國題馬嵬詩

齊將軍義犬

鄭侍郎判司勳檢

輩進士辨字

丁約劍解

大歷初韋行式爲西川採訪使。有姪曰子威。年及弱冠。聰敏溫克。常耽翫道書。感神仙修煉之術。有步卒丁約者。執役于部下。周旋勤恪。未嘗少惰。子威頗私之。一日辭氣慘慄。云欲他適。子威怒曰。籍在轅門。焉容自便。丁曰。去計已果。不可畱也。然某肅勤左右。二載於茲。未能忘情。思有以報。某非碌碌求食者。尙縈俗聞耳。有藥一粒。願以贈別。食此非能長生。限內無他恙矣。因褫衣帶。得藥類粟。以奉子威。又謂曰。郎君道情深厚。不欺闇室。終當弃俗。尙隔兩塵。子威曰。何謂兩塵。對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善堅此。亦復遐壽。後五十年。近京相遇。此際無相訝也。言訖而出。子威驚愕。亟命追之。已不及矣。主將以逃亡上狀。請落兵籍。爾後子威行思坐念。畱意尋訪。竟亡其蹤。後擢明經第。調數邑宰。及從心之歲。毛髮皆鶴。時元和十三年也。將還京師。夕於驪山旅舍。聞通衢甚譁。詢其由。曰。劉悟執逆帥李師道。下將至闕下。步出視之。則兵仗叢衛。桎梏纍纍。其中一人。乃丁約也。反接雙臂。長驅而西。齒髮強壯。無異昔日。子威大奇之。百千人中。驚認之際。丁約則已見矣。微笑遙謂子威曰。尙記臨邛別否。一瞬五十載矣。幸且相送至前驛。須臾到滋水。則散繫於郵舍。壁間開一竅。以給食物。子威窺之。俄見脫置桎梏。覆之以席。躍自竇出。與子威攜手上旗亭。話闊別之恨。且嘆子威之衰耄。子威謂曰。仙兄既有相見之期。聖朝奄宅天下。何爲私叛。臣耶。丁曰。言之久矣。何所逃哉。蜀國睽辭。豈不云近京相遇。慎勿多訝乎。又問曰。果就刑否。對曰。道中有尸解劍解火解水解。惟劍解實繁有徒。嵇康郭璞。非受戕害者。以此委蛻耳。異韓彭與龔壤并也。某或思

避自此而逃。孰能追耶。他問不對。唯云須筆。子威搜書囊以進。亦愧領之。子威又曰。某得親朋書。促令著鞭。以爲明晨。藁街寓目。豈蛻於此乎。丁曰。未也。夕當甚雨。未克行刑。一再晝雨止。國有小故。十九日大限。方及。君於此時。幸一訪別。言訖還館。復入穴荷校以坐。子威却往溫泉。日已晡矣。風埃益起。夜中雨果大。澍遲明泥及。訐詔改日行刑。再宿方霽。則王姬有薨於外館者。復三日不視朝。果至十九日。方獻廟巡。始行大戮。子威是日飲僕飽馬。詰旦往棘場候焉。停午間。方號令迴。觀者不啻億兆衆矣。面語不辨。寸步相失。俘囚纔至。丁已誌焉。遙目子威。笑領三四。及揮刃之際。子威獨見斷筆。霜鋒條及之。次丁囚躍出而南。廣衆之中。躡足以進。又登酒肆。言當之蜀。脫衣換觴。與子威對飲。云某自此遐適矣。勉於奉道。猶隔兩塵。當奉候於崑崙石室。言訖下旗亭。冉冉西去。數步而滅。

參寥子曰。上古以前。帝王將相。得仙道者。往往有之。近代則無聞焉。蓋羽化尸解。脫畧生死之事。所得何常。其人愚常思之。得非名與利善。枉縛其身乎。富與貴能膠餬其心乎。噫。內膠餬而外枉縛。是以仙靈之風。清真之氣。無從而入也。

榮陽公清儉

榮陽公尚書鄭澥。以清規素履。嗣續門風。尹正圻南。日有從父昆弟之孫。自覃懷來謁者。力農自贍。爾未嘗干謁。拜揖甚野。冠帶亦古。鄭公之子弟僕御。皆笑其疎質。而公心獨憐之。問其所欲。則曰。某爲本邑以民待久矣。思得承乏一尉。乃錦遊故鄉里也。公深然之。而公之清譽重德。爲時所歸。或致書於郡守。猶臂

之使指也。將脂轄前一日，召甥姪與之會食。有蒸而爲餅者，鄭孫奪去其皮，然後食之。公大嗟怒曰：「皮之與中，何以異耶？」僕常病澆態詛俗，驕侈自奉，思得以還淳返樸，敦厚風俗。是獨憐子力用弊衣，必能知艱難於稼穡，奈何囂浮有甚於五侯家綺紈乳臭兒耶？因引手請所弃餅表。鄭孫錯愕失據，器而承之。公則盡食所弃，遂揖歸賓園，贈以束帛，斥歸鄉里。

參寥子曰：「傳不云乎：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公所執如此，宜乎子孫昌衍，光輔累朝矣。」

郝尚書鼠妖

許下郝尚書士美，元和末爲鄂州觀察使。仁以撫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載在冊書。一日夙興，將出視事，束帶已畢，左手引韓，未及陷足，忽有巨鼠過庭，北向拱立而舞。人座大怒，驚叱之，畧無憚意。因擲靴以擊鼠，則奔逸有毒，虺墮於韓中，珠目錦身，長筴細螯，勃勃起于舌端，向無鼠妖，則必致臙指潰足之患矣。

參寥子曰：「梟鳴鼠舞，不常爲災，大人君子遇之而吉。」

裴晉公大度皇甫郎中編直附

皇甫郎中湜，氣貌剛質，爲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復偏而直。爲郎南宮時，乘酒使氣，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溫洛，時相允之。值伊瀋仍歲歉食，正郎滯曹不遷，省俸甚微，困悴且甚，嘗因積雪，門無轍跡，庖突無烟。晉公時保釐洛宅，人有以爲言者，由是卑辭厚禮，辟爲畱守府從事。正郎感激之外，亦比比垂事大之禮。公優容之如不及，先是公討淮西，日恩賜鉅萬，貯于集賢私第，公信浮屠教，且曰：「燎原之火，漂杵之

誅其無玉石俱焚者乎。因盡捨討叛所得。再修福先佛寺。危樓飛閣。瓊砌璇題。就有日矣。將致書於秘監白樂天。請爲刻珉之詞。公與樂天俱興平。年傳法堂師弟子。值正郎在座。忽發怒曰。近舍某而遠徵白。信獲戾于門下矣。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謂瑤琴寶瑟。而比之桑間濮上之音也。然何門不可以曳長裾。某自此請長揖而退。座客旁觀。靡不股慄。公婉詞敬謝之。且曰。初不敢以仰煩長者。慮爲大手筆見拒。是所願也。非敢望也。正郎頰怒稍解。則請斗釀而歸。至家獨飲其半。寢酣數刻。嘔噦而興。乘醉揮毫。黃絹立就。又明日潔本以獻。文思古饒。字復怪僻。公尋釋久之。目瞪舌澀。不能分其句。讀畢嘆曰。木元虛郭景純江海之流也。其碑在鄺玉石鑪院。洛中人家往往有本在。因以寶車名馬。繪彩器翫約千餘緡。置書命小將就第酬之。正郎省札大忿。擲書於地。叱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顧況爲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今者請製此碑。蓋受恩深厚爾。其辭約三千餘字。每字三匹絹。更減五分錢不得。已上實錄。正郎既恐且怒。躍馬而歸。公門下之僚屬列校。咸扼腕切齒。思樹其肉。公聞之笑曰。真命世不羈之才也。立遣依數酬之。恩年嘗數其字。得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計。送絹九千七百有二。後達寺之老僧曰。師約者。細爲愚說。其數亦同。自居守府至正郎里第。聲負相屬。洛人聚觀。比之雍絳泛舟之役。正郎領受之無媿色。湜褊急之性。獨異於人。嘗爲蜂螫手指。因大躁急。命戚獲及里中小兒輩。箕斂蜂巢。購以善價。俄頃山聚於庭。則命碎爛於碓机杵臼。絞取其液。以酬所痛。又嘗命其子松錄詩數首。一字小誤。詬詈且躍。呼杖不及。則擒嚙其臂。血流及肘而止。其褊訐之性。率此類也。

參寥子曰。禰衡恃才名傲黃祖而死。正郎以直氣詆晉公而生。尊賢容衆之風。山高水深之量。較之古

今懸雞鳳矣。至於皇甫正郎。螫指而漆衆巢。信乎拔劍逐蠅之說。

吐突承璀地毛

仲尼云。必也正名乎。近世逢掖。恥呼本字。南省官局。則曰版圖小精。春闈秋曹。北省官位。則曰紫微貂蟬。側坡夕拜。未嘗正名其名。豈宣父之本意也。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方承恩顧。及將敗之歲。有妖生所居。先是承璀嘗華一室。紅梁粉壁。爲謹詔藏機務之所。一日晨啓其戶。則有毛生地。高二尺許。承璀大惡之。且恐事泄。乃躬執箕箒芟除。以瘞。雖防口甚固。而聲聲有知者。承璀尤不欲達于班列。一日命其甥嘗所親附者曰。姑爲我微行省闕之間。伺其叢談有言者否。甥稟教。斂躬而往。至省寺。卽詞詰守衛。輒不許進。方出安上門。逢二秀士自貢院迴。笑相謂曰。東廣坤龜。可以爲異矣。甥馳告曰。醋大知之久矣。中官謂南皆呼醋大。且易其名呼矣。謂左軍爲東廣。地毛爲坤龜矣。承璀笑曰。其可那何。或令專局北司。則飛龍莊宅。內園弓箭。皆得以文呼也。其明年承璀以托附澧王。潛圖不軌。籍沒其家。

丞相妻命朱衣吏引馬

丞相河南公妻晉國夫人京兆

原缺二字。趙本及金本俱旁注。漢相二字義不可解。按康熙字典亦無載。

才辨強明。資質瓌秀。嘗登樓

軸簾。俯瞰阡陌。軒車簪紱。經過樓下。俯蓋擗馬。若不自安。而晉國治態自恃。無羞避色。一日命婦朝覲皇太后。仗鼓纔下。晉國出宅。將升步輦。執燭者雙前步引。晉國怒不乘馬。傍有中書緋衣吏二人。方請事於丞相門。晉國謂曰。第持炬前導。緋衣吏辭以前無規。晉國曰。且使有之。亦因人而著。非天降地出也。今則

以自我而始。吏遽巡不得免。乃捧火登騎。自是宰相妻出。得以中書朱紱吏爲驕導。

滄州釣飛詔

太和末。司空隴西公之鎮橫海也。九年十一月。朝廷行大戮。宣刑于四方。急詔北渡。于時寒氣方降。河冰層合。以詔北渡。公急擊冰。令截舟中流。水勝舟覆。舟人盡溺。詔書隨沒。守者以狀聞。水工大恐。失脚摔地。走東西階。乃連使飛令。鞭策相咨。以必復爲命。守吏持衆擊冰挾詔。搜索六日。竟不得。渾河奔湍。崩騰東走。度其泛去。不啻千萬里也。水工又謂津吏曰。王命莫大。爾吏不敬。俾有斯溺。且不得詔。走無大小一死之。吏輩得令大恐。於是相與言曰。吾帥信于用刑。今不得詔。吾百族之血。當殷于河畔。枯草矣。然河神陰隲。遽敢沒天子之書。而忍嫁禍於吾輩哉。請帥禱祭。冀憑胙饗而有以復也。水工乃命具蠲潔版詞而祝之。詞卒酒灑。劃然有聲。若飛塵橫。地動水響。倏而視之。則河冰中斷二十餘丈。間濶三四步。沈絲一釣。隨鉤而出。第印微溼。封角不敗。

議者曰。黃河流激。大冰既合。而布封一尺。輕止半升。長水之下。六日之久。復與一縷相遇。斯蓋水神河伯。以芝泥緘蛟魚輩。推鱗翼總而歸之。時有從事掾宋藩爲記甚備。然多歸美於水工。議者以此薄之。

周承相對敬

文宗皇帝自改元開成後。嘗鬱鬱不樂。駕幸兩軍毬獵。宴會十減六七。寵錫之命。左解於右。蓋上意有所

嫌忌而不能去也。四年冬杪，風痺稍間，延英初對宰臣，時以藥餌初平，台座累奏事後，諸司及待制官並不召對。蓋慮宸居之疲倦也。及仗下後，又坐思政殿拱默良久，左右侍衛者屏息不敢進。上徐謂曰：「今日直翰林者爲誰？」學士院使奏曰：「中書舍人周墀。」上曰：「試命召來。」汝南公既至上，命之坐，以金屈卮賜酒三器，問曰：「朕何如主？」汝南公降階再拜而稱曰：「小臣不足以知大君之德，凡百臣庶皆言陛下唐堯之聖，虞舜之明，殷湯之仁，夏禹之儉。」上曰：「卿愛君之志，不得不然。然朕不敢追踪堯舜禹湯之明，所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爾？」汝南公震懼惶駭，又再拜而言曰：「陛下自出震乘乾，光宅天下，誕敷文教，銷偃武功，蠻貊懷柔，車書順軌，臣竊謂義昊軒頊纔可抗衡。至于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曾不足比數，豈可以赧獻亡國之君而上攀睿德哉？」伏願陛下無執撝謙之小節，以爲社稷之大幸也。則天下幸甚，生靈受福，非獨臣之願也。上又曰：「朕自以爲不及也。」周赧漢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臣，固以爲不及也。旣而寵委掩抑，淚落衣襟，汝南公隕越於前，不復進諫。因俯伏流涕，再拜而退。自爾不復視朝，以至厭代。

李文公夜醮

李文公翱自文昌宮出刺合淝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嘗信巫覡之事。郡客有李處士者，自云能通鬼神之言，言事頗中。一郡肅敬如神明。公到郡旬月，乃投刺候謁，禮容甚倨。公心忌之，思以抑挫。抗聲謂曰：「仲尼大聖也，尙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賢於宣父耶？」生曰：「不然。獨不見阮生著無鬼論，精辨宏贍，人不能屈致鬼神見乎？」且公骨肉間朝夕當有遘病沈困者，寔安鳩毒則已，或五常粗備，濟於七情，孰忍視溺而不

援哉。公愈怒，立命械繫之，將痛鞭其背。夫人背直，明日內潰。果噓食昏瞑，百刻不輟。徧召醫藥，曾無少瘳。愛女數人，既笄未嫁，環牀呱呱而泣。且歸罪於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以伉儷義重，息亂情牽，不得已解縲綯而所叩之，則曰：「第手翰一狀，俟夜禱之。」某畱墨篆同焚，當可脫免。仍誠曰：「慎勿箋易鉛槧，他無所須矣。」公敬受教，卽自草詞祝，潔手書之。性褊，札寫數紙皆誤，不能爽約。則又再書，燭灺更深，疲於毫研，克意一幅，繕札稍嚴，而官位之中，竟箋一字。既逾時刻，遂併符以焚。聞呻吟頓減，闔室相慶。黎明，李生候謁，公深德之。生曰：「禍則可免，猶謂遲遲，誠公無得漏畧，何爲復注一字？」公曰：「無之。」向寫數本，悉以塗改，不忍自欺。就焚之書，頗爲精謹。老夫未嘗忘也。生曰：「譚何容易，祝詞在斯，因探懷以出示，則昨日所燼之文也。」公驚愕慚赧，避席而拜，酬之厚幣，竟無所取。旬日告別，不知所從，病亦漸間。

路舍人友盧給事

路舍人羣與盧給事宏正，性相異，情相善。紫微清瘦古淡，未嘗言朝市。夕拜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紫微日謀高臥，有制詔則就宅草之。夕拜未嘗乞告，有賓客則就省謁之。雖秦吳所尚，而墳簞其友。一日雪滿玉京，紫微在假。夕拜將欲晏入，先及路門。紫微寓於南垣茅亭，肆目山雪，鹿冠鶴氅，手卷膝琴，篝火於爐，酌杯於几。忽聞盧至，曰：「適我願兮，促命延入。」夕拜金紫華煥，意氣軒昂，偶紫微道服而坐。紫微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夕拜曰：「月限向滿，家食相仍，日詣台庭，以圖外任。紫微貌慘，曰：『駕肩權門，所不忍視。』且有夙分，徒勞汝形。」臘營一壺，能同幕席天地否？」夕拜曰：「詣省之計決矣。」紫微又呼侍兒曰：「盧六待去，早來。」

藥糜宜潔。勻越中二飲器。我與給事公儷食。夕拜振聲曰。不可。紫微曰。何也。夕拜曰。今日犯冷。且欲遐征。已市血食之加蒜者。食矣。時人聞之。以爲路之高雅。盧之俊達。各盡其性。

李丞相特達

丞相隴西公之秉鈞衡也。以特達自負。魚服民間。時嘗旅遊覃懷。寓王氏別墅。忘其名王氏先世薄宦。子孫以力稼自贍。殺雞炊黍。以備日餉。汧相德之。及佐佑大化。王氏子肅逾限官。來謁。蹇驢村僕。不得與鳴珂武衛者較進。則隱於執金擗坎舍。伺板輿出。拜於道左。汧相久之。方省曰。故人也。遂駕轎之。逾旬以前。銜除大理寺評事。且賴吉鈿軸于天官氏。面授之前。制獄寺有新涖官者。必寺寮舊委。微此則在朝五品以上。清資官爲識。蓋國家慎刑讞也。王氏子罷耕客長安。寺官既不友其僚。朝客又皆昧其面。往不克涖。復謁相門。機務方繁。積於外。無官爲道。其姓氏者。既不果謁。候坎舍如前。步輦始過。則冕趨以進。具道前事。相君問曰。有狀乎。對曰。無。又曰。有紙乎。亦曰。無。襟袖何貯。則遽探軸以進。丞相昇中。嘗置毫硯。遂擁百騎批綾紙曰。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李回讞。仍語廷評曰。寄謝棘寺諸曹長。此亦五品以上清資朝官也。時議許以特達稱。

楊江西及第

祭酒楊尚書敬之任江西觀察使。載江西應科時。成均長年。天性尤切。時已秋暮。忽夢新榜。四十進士。歷歷可數。寓目及半。鍾陵在焉。其鄰則姓濮陽而名不可辨。既寤大喜。訪於詞場。則云有濮陽愿者。爲文甚

高且有聲譽。時搜訪草澤。方急色目。猶在選中。遂尋其居。則曰閩人。未至京國。楊公誠其子。令聽之。俟其到京。與之往來。以符斯夢。一日楊公祖客灞上。客未至。間休於逆旅舍。有秣馬僮僕如自遠來者。試命詢之。乃貢士。偵所自。曰閩。問其姓。曰濮陽。審其名。曰愿。楊公曰。吁。斯天啟也。安有既夢於彼。復遇于此哉。亟命相見。濮陽遂巡不得讓。執所業以進。始閱其人。眉宇清秀。次與之語。詞氣安詳。終閱其文。體理精奧。問其所抵。則曰。今將僦居。楊公曰。不然。盡驅所行。置于庠序。命江西寅夕與之同處。楊公朝廷舊德。爲文有凌轅韓柳意。尤自得者。華山賦五千字。唱在人口。賦內之句。況華之高曰。騷雞之往來。周東。西矣。蜂蠅之太謝常所誦念。是後大稱濮陽。藝學于公卿間。人情翕然。謂升第必矣。試期有日。因食麪之寒者。一夕腹鼓而卒。楊公惋惜嗟駭。搜囊甚貧。鄉路且遠。力爲營辦。歸骨閩中。仍謂江西曰。我夢無徵。汝之一名。亦不可保。及第甲乙。則江西中選。而同年無氏濮陽者。固不可諱。之夏。首將關送于天官氏。時相有言。前輩重族望。輕官職。今則不然。竹林七賢曰。陳畱阮籍。沛國劉伶。河間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歲慈恩寺榜。因以望題題畢。楊公間步塔下仰視之。則曰宏農楊載。濮陽吳當。恍然如夢中所覩。

崔相國請立太子

丞相太保崔公。莊嚴宏厚。清雅公忠。善誘後來。有佐時許國之志。時以藝學進者。一參講席。如登龍門。初詔以繡衣自洛朝覲。訪別承國寺僧神照。照亦近歲名僧。無出其右者。謂曰。弟子忝官西上。師有何言贈別。僧笑曰。大哉臨別之間。公避席以請。則曰。惡事不爲。賢人也。善事不爲。聖人也。崇高之名。博施之利。天